

第十九章 期貨風暴

亨利顛地的馬車離開寶順洋行所在的黃浦灘路，駛向一年后將改名為九江路的織道路。名為“駛”，實為“移”，因為一路上到處都在拆除租給華人的木板房，馬車必須在拆建的廢料堆和拆建工人之間艱難地穿行。寶順洋行的馬車，帷窗綠漆銅把手，是公共租界裡少數幾輛豪華的四駕四輪馬車之一，和沙遜洋行大班索羅門沙遜的四駕四輪馬車相比，顛地的馬車由四匹黑色的英倫駿馬拉著，每匹馬的馬耳套著鮮艷奪目的腓紅衣紗織就的帽飾。腓紅衣紗是一種昂貴的英格蘭呢絨，在顛地家族英格蘭老家西摩蘭郡，有一間富有歷史意義的勞塞城堡，城堡牆壁上的壁毯就是用這種呢絨做的。顛地家族不僅用這種呢絨做車上的帽飾，還把類似的花紋印在家族擁有的賽馬馬衣上，就像賽馬場上的勁敵儀和洋行的嘉典家族，用蘇格蘭高地花呢格紋印在嘉典家族的賽馬馬衣上一樣。各自炫耀家鄉的文化。

此刻，坐在馬車裡的亨利顛地，並沒有心思為最近顛地家族的賽馬隊在香港和嘉典家族的賽馬隊競賽的輸贏而操心。就像暴風雨前的天空，顛地滿腦佈滿陰雲，雲間的每一絲縫隙裡隨時都會擦出駭人的閃電火花。對這件集資50萬英鎊投資棉花期貨的生意，顛地原本的計劃是寶順洋行和儀和洋行各入股12萬5千英鎊，余下25萬英鎊由五家洋資銀行分攤，各家入股5萬英鎊。但是，儀和洋行凱塞克大班的謝絕加入，使顛地不得不扛下剩余的12萬5千英鎊股權，造成寶順洋行在這件投資案裡總共投入25萬英鎊。這是至今為止亨利顛地做過的最大一筆投資，突然之間因《倫敦郵報》上的一則消息，由一個月前的穩操勝券，變得烏雲籠罩。當烏雲散開時，露出的真相會長得多麼可怕呢？

寶順洋行是顛地家族在上海租界的企業，但是賬面上是獨立的機構。抽去25萬英鎊，

幾乎榨干了寶順洋行所有的流動資金。更要命的是，為了籌集現金，買下凱塞克大班不願碰的12萬5千英鎊股權，顛地不得不把寶順洋行在外灘碼頭邊上最值錢的地產抵押出去。如有差錯，就好比把皇冠上的鑽石埋入爛泥，再也挖不出來。亨利顛地想到資產超過80萬英鎊的堂兄約翰顛地在香港擔任總商會主席，又想到顛地洋行成員佛蘭西斯鞏尼，即將成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首任主席。這些在香港的至親或同僚，需要的時候會伸出手來，拉自己一把嗎？

馬車終於駛入織道路。這裡猶如倫敦艦隊街的縮影，集中了公共租界裡所有的銀行。它們是：麗如，有利，麥加利，法蘭西，匯隆，利升，珂加利，匯川，利生，德華，利華，和匯豐（籌備中）。顛地的馬車駛過麗如銀行的正門，繼續往前二十步，在邊門前停下。一個皮靴擦得非常亮，戴著白手套和黑白條紋領結的孟買門房，從邊門出來，拉開馬車的車門，請顛地下車，然後通過冠有麗如銀行徽記的鏤花鐵質邊門，帶引顛地進入直達銀行正廳的后花園。

后花園寬約20米，長約30米。修成“之”字形的鋪石子小徑，使花園顯得長了一倍。小徑的一邊是爬滿常春藤的銀行建築，在建築和小徑之間，長著三十來株玫瑰花，時值深秋，濃密綠葉擁抱著的玫瑰開得並不茂盛，但卻芳香襲人。小徑的另一邊，修剪整齊半人腰高的冬青灌木叢後，濕潤的黑泥土上長著無花果樹，枇杷樹，和一排鬆樹。高大的鬆樹像武士，展開雙臂，將麗如銀行的后花園和鄰居隔開。

鑒於顛地的貴賓身份，孟買門房沒有把顛地直接帶入顧客來來往往的正廳。和正廳相連有一排玻璃門，那裡的最後兩扇門直接開向通往二樓的樓梯。孟買門房帶顛地踏上從后花園到玻璃門的三級台階，穿過玻璃門，登上樓梯，來到二樓。二樓的走廊，每隔十步，有一隻高腰瓷器花瓶，花瓶固定在紅木架子裡，不會因人們來往走動的腳步有絲毫晃動。走廊的盡頭特別暗，孟買門房停下腳步，輕敲走廊裡的最後一扇大門。

“請進。”

孟買門房戴白手套的手，開門，請顛地進門，然后在顛地的身后把門小心翼翼地關上。

“下午好，大班，”裡德律師從辦公桌后站起來，口氣親切地問候顛地。律師穿著領口鑲邊的寶藍色西裝，胸前一排鍍金鈕扣，一件羊毛背心，緊褲管的末端有吊帶，扣在皮鞋底上。膚色黝黑的他，很難看出臉色是否隱藏任何不安。

但是，顛地的心思卻明明白白地寫在臉上。陰雲挂在雙眉之間，招牌式的笑容和酒窩影跡全無。透過打開的百頁窗，部分被攀爬的常青藤擋住的陽光，斑斑駁駁地照著他寬闊的雙肩和明亮的藍眼睛，嚴厲而不信任的目光盯著裡德。

“老實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顛地掏出《倫敦郵報》，扔在律師的辦公桌上。

”這份報紙我已經看過了，“裡德站著，鄭重其事地拿起報紙，掃看了一下日期，”大班，您請坐。“

”為什麼你們的電報說亞特蘭太城下，‘北軍大敗’？《倫敦郵報》上說‘北軍大勝’？究竟是勝？還是敗？”顛地沒有坐下，從桌上撿回報紙。

”大班，請看這個，“裡德從辦公桌抽屜裡取出一張印有東番匯理銀行徽章的信封，越過獅爪腳形的寬大辦公桌，遞給顛地，然後做了一個請坐的手勢。

顛地神情勉強地在辦公桌對面的大皮圈椅裡坐下，從信封裡抽出一封信。信有兩頁。第一頁是這樣寫的：“一個月前發出的電報，因海底電纜性能不穩，漏發兩個字。原文全文應為‘9月2日，謝爾曼北軍在亞特蘭太城外大戰南軍。戰鬥結果，北軍大敗南軍。’漏發的是最后兩個字’南軍‘。”

顛地心裡咒罵：這些走私販子，該下十八層地獄。

第二頁是這樣寫的：“北軍大勝的消息傳出后，棉花期貨價格已跌去三分之二。”

顛地的手微微發抖。

”大班，還好吧？要不要喝點酒，我這裡有。。。“裡德問，口氣異常關切。

”不必了！”顛地厲聲喝斷律師的客套。“我要撤資！我要解散財團！”

”大班，請相信，此刻我的心情跟您一樣沉重。這件事情，確實有點離譜，不過，現在撤資可能不是時候。“

”為什麼？難道東番匯理銀行想違約賴賬？”

”不，不，不是這樣的。此時此刻，東番匯理銀行和大班的利害關係一致。我有一些想法，站在大班的立場上為大班解套。我相信，我們現在還是喝點酒，邊喝邊聊，您看怎麼樣？”

聽到裡德的話裡透著希望，顛地臉上密集的黑雲略有減退。善於鑒貌辨色的律師離開辦公桌，打開玻璃酒櫃，替自己和大班斟了兩杯威士忌。

”大班，現在撤資，太吃虧了，”裡德把威士忌遞給顛地。

辦公室的牆上挂著幾張當時很時髦的由在香港的影樓（照相館）所拍的照片。其中有維多利亞港全景，和裡德在香港賽馬場上的便裝照。裡德端著酒，沒有回到辦公桌，站在賽馬場的照片下，向顛地說：

”由於北軍在亞特蘭太大敗南軍，人人看好美洲棉花暢銷英國的前景，所以利物浦交易所裡的棉花期貨大跌特跌。如果大班現在要撤資，鄙銀行為了遵守合同，絕對會照大班的意思辦，也就是在價錢最低的時候，忍痛賣出所投資的全部棉花期貨。但是，我們因為電報不准，過早買入期貨已經鑄成大錯，然後，在價格最低的時候拋出全部期貨，不是錯上加錯嗎？大班真要這麼做，太吃虧了，請大班好好想一想。請相信我，鄙行和寶順洋行合作多年，交情菲淺。請看這張照片，1856年我在香港賽馬場代表鄙行祝賀顛地洋行的‘尋金者’贏得家鄉杯馬賽。“裡德指了指牆上的賽馬場照片。

顛地對律師套交情的最后一番話根本無動於衷。商場上哪有交情可言？這個出身在孟買的裡德，在東番匯理銀行，從法律顧問干起，好不容易升入董事會，跨行當了投資顧

問，他怎麼可能把寶順洋行的利益看得和東番匯理銀行的利益一樣重要呢？不過平心而論，律師對是否現在該拋淨棉花期貨的意見，不無道理。

” 裡德律師，難道你覺得棉花期貨還會回漲？ “

” 總的趨勢是跌。但是，勝敗乃兵家常事，更有可能的是，南軍還會打些小勝仗，到那個時候，棉花期貨會稍稍回漲。 “

” 你的意見值得考慮，不過我還是傾向於早點把棉花期貨拋出去， “ 顛地臉上仍未出現笑容和酒窩， ” 裡德律師，這次，寶順洋行的現金全給套住了。 “

” 如果大班有現金周轉的需要，鄙行隨時願意幫忙， ” 裡德覺得和大班發生語言沖突的最壞時刻已經過去。

” 寶順不想負新的債務。 “

” 那麼，容許我以私人身份，介紹大班試一下英國沃倫格尼銀行。 “

” 英國沃倫格尼銀行？我聽說過這家銀行，但是從未同它打過交道。你能介紹一下這家銀行的情況嗎？ “

” 英國沃倫格尼銀行，是銀行中的銀行，隻有存戶，沒有貸戶。連它在倫敦的地址都跟別的銀行不一樣，不在艦隊街，而是在倫巴第街。沃倫格尼銀行的主要業務是收購中長期尚未到期的欠款。 “

” 他們如何收購？ “ 顛地急切地問。

” 打個比方，鄙行在3個月前向寶順洋行借1萬英鎊，7厘利率，一年后歸還。對寶順洋行來講，這就是一筆尚未到期的欠款。在下面的9個月裡，如果寶順洋行需要現款的話，寶順洋行可以將這筆欠款按9折，賣給沃倫格尼銀行，得到9000英鎊。當欠款到期時，沃倫格尼銀行就會到鄙行收取本金1萬英鎊和7厘利率。離欠款到期的日期越近，沃倫格尼銀行給的折扣越輕，離欠款到期的日期越遠，折扣越重。 “

” 明白了，謝謝你告訴我這家銀行， “ 顛地臉上的烏雲散去。

是的，寶順洋行為了招攬生絲茶葉的生意，向客戶放出很多貸款。這些貸款都尚未到期，如果能把這些貸款在到期之前賣給沃倫格尼銀行，寶順洋行的現金周轉就沒有問題了，再也不必急急忙忙在價錢最差的時候忍痛拋售棉花期貨。

“鄙行隨時可以為寶順洋行向沃倫格尼銀行出售欠款提供方便，”裡德從抽屜裡拿出一張印有銀行徽記的空白信封和一張信紙，用鵝毛筆工工正正地在信封中央寫上地址：倫敦倫巴第大街65號沃倫格尼銀行總經理辦公室。然後，略加思索，在信紙上寫下短短的三行字。

“大班，這是為寶順洋行專用的，請過目。如果措辭不當，請吩咐怎樣重寫，”裡德把信遞給顛地。

顛地看信後，很滿意信裡的措辭：“總經理台鑒，茲介紹上海寶順洋行向貴行接洽出售欠款一事。寶順洋行系遠東顛地家族企業，實力雄厚，信譽昭著，長期為鄙行貴賓顧客。希貴行同樣以貴賓顧客禮遇寶順洋行。”

“請蓋章好了，”顛地把信還給裡德。

裡德接過信，從桌上一隻雕花精緻的銀盒裡取出水晶印鑒，在信的落款處蓋上帶自己銀行頭銜的印記。“大班，憑這封信，沃倫格尼銀行的巨大金庫隨時為您打開。對了，要不要再來一杯威士忌？貴府用什麼新的馬匹參加今年香港的家鄉杯馬賽？”

顛地沒有興趣和裡德飲酒聊賽馬經。他拿著裡德給沃倫格尼銀行的介紹信，離開麗如銀行。他原本想去拜訪座落在同一條街上的一起投資棉花期貨的銀行經理們，和他們溝通暫時不拋售虧本期貨的決定。但是現在他打消這個主意，寶順洋行是這個財團的最大股東，寶順的決定，就是財團的決定，以後有的是時間跟財團其他成員打招呼。當務之急是要穩住寶順洋行自身的財務狀況。他打算馬上向沃倫格尼銀行打折出售寶順洋行放出去的貸款，是為了不必需要流動資金，而在恐慌中拋售棉花期貨。在這個時候拋售棉花期貨，就是認輸。認輸是亨利顛地接受不了的。他的家族血液裡沒有認輸的血球。當年魔鬼林（林

則徐)在虎門幾乎燒了家族的全部鴉片，要不是大家長蘭士祿顛地躲過魔鬼林的搜捕，回到英國，和儀和洋行的嘉典先生，不屈不饒，游說議員，在英國國會以極微弱的多數票，通過出兵中國的決議，打勝第一次鴉片戰爭，贏得賠款，那裡還有今天”實力雄厚，信譽昭著”的寶順洋行？和虎門焚煙相比，這次棉花期貨的虧損，危機程度低的多，自己決無理由輕易認輸。

但是，亨利顛地是一個現實的生意人，他不會讓任何感情用事主宰生意上的決策。他需要有人替自己做一個客觀的風險評估。他想起了喬治高易。這個蘇格蘭律師博學多才，聰明務實，在公共租界連連成功地搞定一些麻煩的案子，盡管沒聽說過他有什麼投資期貨的經驗，但是聰明的人，一點就通，他是一個值得去諮詢的人。於是，顛地吩咐車夫，去“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

由於生意興隆，高易的事務所雖然還在江西路原先那間從前的倉庫進貨室裡，但是已門庭改換，裝潢一新。從大門進入走廊，所有的門戶都改用雕花的結實橡木，再也聽不到開關門時那種門與門框之間的呻吟。走廊一邊的大玻璃窗前的百頁窗，塗著典雅的棕色油漆，沒有一片脫落的百頁。原先兼用的廚房和盥洗室，現已分開，地上都鋪著整齊的瓷磚。此外地面，蠟刻打得暗暗發光的柚木地板取代了原先的劣木。走廊裡候客的絲絨沙發套著漿洗潔白的蕾絲臂套，沙發前仿古的矮腳茶幾上放著海螺做成的煙灰缸和水晶花瓶，花瓶裡插滿當季鮮花。鑲柚木護壁板的牆上，再也看不到因沒有粉刷露出的裂縫。大門入口處的護壁板上嵌著一面大鏡子，鏡子前站著軀干粗壯的衣帽架，供來客整頓衣冠，鏡子的反光使走廊顯的更寬更長。

顛地坐在沙發上等了半個小時，由穿著黑衣黑皮鞋白領結的男跟班，帶入高易的會議室。

“對不起，顛地大班，讓您久等了，”高易禮貌地說。他身后的牆上，除了從開業那天起就挂在那裡的三個裝文憑執照的金邊玻璃框架，增添了各種租界社團贈送的道謝獎

狀，其中包括工部局和大英領事館，感謝高易的各種服務。

“不，大律師，我感到很運氣，等半個小時您就有空見我了，”顛地的臉上堆起招牌的笑容和酒窩。

“請問，有什麼事需要效勞？”高易問。他不知道顛地今天是為了工部局的公事，還是寶順洋行的私事，來找自己的。

“寶順洋行有點急事，所以沒有預約我就上門前來請教，”顛地開門見山，解答了高易的第一個疑問。然後，顛地把如何因東番匯理銀行介紹的走私販子的電報，決定和東番匯理銀行合伙投資棉花期貨，到如何因電報出錯，投資虧損，為了不錯上加錯，暫緩拋售期貨，最後決定向沃倫格尼銀行出售欠款，一五一十告訴高易。

“高易律師，情況就是這樣的，我想請您作一個風險評估，”顛地把對律師的要求，當做結束語。

高易思索了一下，然後咧開嘴角，微微露出金黃短須下的潔白牙齒，笑著說：“我不懂軍事，本事務所在美國前線也沒有情報員，我無法猜測戰場上的變化。但是，有一種方法，可以使我們免於從無知到無能。”

“什麼方法？”

”羅列法。就是把各種可能，當作有同等機會發生的事件，一一列出來。對於棉花期貨的今后趨勢，有四種可能：大漲，小漲，小跌，大跌。對於如何會產生這四種可能的原因，我們不做探討，因為我們都不懂軍事。讓我們把棉花期貨四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作為起點，推斷各種不同的結果，列成一份清單。在清單上，找出寶順洋行的風險處境。這樣的話，我們既不會漏掉什麼，也不用對一無所知的前方軍事，做自作聰明的估計。“

顛地點頭，表示贊同這種方法。

高易從會議桌上的金屬架內抽出一疊白紙，放在會議桌上，用鵝毛筆往銅墨水瓶裡沾了一下，在白紙上寫下一個羅馬字”1“，然後開始羅列各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棉花期貨大漲，寶順洋行拿回投資，安然度過難關，現在您向沃倫格尼銀行出售欠款，穩定洋行現金流通，正是迎合這種結果的最佳決定，所以風險為零。我在這一欄裡記下一個阿拉伯字‘0’。

”第二種可能：棉花期貨小漲，寶順洋行在目前掉價三分之二的基礎上，減少損失，依靠沃倫格尼銀行的錢，撐到最終拿回比如說五分之二到二分之一的投資的那一天，在這種情況下，請問大班，寶順洋行能接受的了嗎？“

”如果，寶順最終拿回二分之一的投資，那麼寶順有可能淪為二等洋行，因為寶順從此再無能力參與大規模的生意。“顛地回答。

”這樣看來，出現第二種可能的話，具有打擊寶順洋行現狀的一定風險。我想把風險定為百分之二十五，您同意嗎？“

顛地點頭。高易在羅馬字”2“字后面寫上阿拉伯字”25“。

”第三種可能：棉花期貨小跌，寶順洋行在目前掉價三分之二的基礎上，進一步虧損，最終拿回四分之一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寶順洋行能接受的了嗎？“

”那樣的話，寶順洋行將鐵定淪為二等洋行甚至三等洋行。“

”把風險定為百分之七十，您同意嗎？“

”同意。“

高易在羅馬字“3”后面寫上阿拉伯字“70”。

”第四種可能：棉花期貨大跌，寶順依靠沃倫格尼銀行的錢苦撐，最終拿回十分之一以下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寶順又會變得怎麼樣呢？“

“破產，”顛地的聲音很低。

高易在羅馬字“4”后面寫上阿拉伯字“100”。

“好吧，風險清單完成了。大班，讓我們回過頭來檢查一下，針對各項風險，您採取了什麼相應的措施。喔，請等一下，。。。“

敲門聲打斷高易的說話。

男跟班用銀盤托著一張紙條進來，交給高易。紙條是總文案容嘉樹寫的，請高易去隔壁資料室在兩份既將發出的權柄單上簽字。權柄單是替儀和總買辦唐廷樞辦理永租租界土地的文件，除了權柄單，還需要向領事館土地股申請“掛號道契”。替華人商人辦“掛號道契”是高易律師事務所最賺錢的業務之一。

顛地，在高易離開的片刻，拿起高易起草的“風險”清單，重新審視一遍。清單並不長，四行而已，卻囊括了寶順洋行可能面臨的一切處境。律師真高明，把風險評估和戰場勝敗切割開來，這樣做的最大優點就是顛地可以使用自己的長處，熟悉的商務經驗，來做情況判斷，而不必依賴真假莫辯，珊珊遲到的軍事消息。對付熟悉的魔鬼，比對付陌生的魔鬼要容易得多。

顛地的目光停留在最后一行那個代表風險最高值的“100”上。”破產？“顛地喃喃自語。

“大班，我們繼續，”高易回到會議室。“現在讓我們看一下，您做的一切是否足夠對付這些風險。對於第一，二，三種情況，您向沃倫格尼銀行的融資，足以使寶順洋行度過難關，儘管我知道淪為二等或三等洋行，不是您樂見的選項。對於第四種情況，我覺得您所做的顯得有些單薄。”

“喬治，您的意思是我做得不夠？”

”恕我直言，您什麼。。。都沒有做。“高易緩慢而審慎地說出口。

”為什麼，我漏做了什麼？“顛地懇切地問。

”莎士比亞說過，真相總會升起在人們眼前，即使用全世界的泥土壓住它也是枉然。當第四種情況發生時，寶順應做的不是繼續融資，用泥土壓住真相，借新債還舊債，最后被債務壓垮，在清產核資支付債務時，把全部資產統統賠掉還不夠。對付第四種情況，寶順應該做的是如何隱蔽實力，躲過清產核資的魔爪，當命運之神再次關照時，東山再起。

而這件事，您真的什麼都還沒有做。”

”聽起來，第四種情況發生時，破產是難免的？”顛地臉上的招牌笑容和酒窩消失了。

”破產有兩種。一種是全軍覆沒，一種是東山再起。大班，您選哪一種？”

律師真厲害：破產，一個躲都來不及的局面，卻要寶順洋行自己來挑選！

”我選擇。。。東山再起，”顛地感覺到額頭沁出的汗珠。

”所以，除了風險清單，我們另外需要一張如何東山再起的行動計劃，”高易用鵝毛筆在另一張白紙上書寫起來。“我建議的行動有三項：空殼，空名，空債。”

“喔？我很想聽聽，喬治。”

”這三項行動是根據東山再起最需要什麼，倒推出來的。東山再起最需要的是現金，優質資產，和客戶信任。‘空殼’，‘空名’，‘空債’就是專門為現金，優質資產，客戶信任，一對一設計的。。。“

在顛地明亮的藍眼睛全神貫注下，高易敘述了三項行動的具體內容：

”空殼“就是用寶順洋行的資產作抵押，盡量貸足現金，然后把多余的現金全部存入顛地私人名下，如果寶順洋行破產，債權人得到的不過是寶順洋行負債累累的資產，好比是猴子抓到一顆空殼的大胡桃，如果寶順洋行沒有破產，顛地可以把私人名下的現金，悄悄搬回寶順洋行，給洋行輸血。

”空名“就是把寶順洋行最優質的資產，廉價賣給顛地自己，或是信得過親戚的話，過戶給香港的堂兄約翰顛地。交易是在家庭內部進行，可以保密。如果寶順洋行破產，最優質的資產還在自己手裡，顛地失去的僅僅是寶順洋行的空名而已。

”空債“就是使寶順洋行最重要的客戶不受到破產的影響。寶順必須在破產之前還清對這些最重要客戶的債務，使他們在寶順破產的那一天領略到寶順對他們的特別照顧。這樣一來，寶順雖然破產，在最重要的客戶心裡，信譽並沒有破產。等到東山再起的那一

天，那些客戶，還是會樂意回來同顛地做生意。

高易邊說邊寫，寫完后將“東山再起”的行動計劃交給顛地。

“以大班您在寶順洋行的地位，和貴家族對寶順洋行的控制，要實現這些行動並不困難。但是，要使這些行動真正成功，還有一件關鍵的事情必須做到。而這件關鍵的事情是我無法替您出主意的。”

“什麼事情？”

” 保密，絕對的保密。 “

” 我會的。 “

” 如果，您在採取上述三項行動時，風聲稍有走露，那麼這三項行動的本身就會引發寶順破產。所有的行動，都必須由您親手辦理，不要假借任何助手。對此，我的警告，再言重，也不過分。 “ 高易用一種希望對方不要懷疑自己的目光看著顛地。

高易之所以要這樣警告顛地，是有針對性的。在為洋人買賣土地永租權的業務裡，高易曾為寶順洋行一位葡萄牙籍的高級職員辦過幾次交易，知道該位高級職員對寶順洋行擁有的地產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但是，出於保護顧客的職業道德，高易不能把事情向顛地明說。羨慕東家的資產不是罪過，但是這份羨慕，在關鍵時刻，可能（僅僅是可能）會使這個人對東家心懷二意。

顛地對高易的警告很在意。不過，他更在意的是寶順破產的前景。作為寶順洋行的大班，他對洋行有著父親對兒子般的感情。東番匯理銀行的裡德律師，盡管是把寶順拖入這件投資案的禍首，但是始終沒有把事態向寶順破產的方向挑明，這就像一個不怎麼高明的醫生，沒能力對症下藥，但是卻使病人家屬保持希望。高易律師剛好相反，在準確地對症下藥的同時，要求病人家屬為后事做好準備。這件糟糕的棉花期貨投資案，究竟是災難的起點，還是可以繞得過去的障礙？成立了幾十年的寶順洋行，無論東山再起的計劃多麼周全，一朝破產，可不像扔掉一雙舊襪子那麼輕鬆呀！

”喬治，您覺得寶順能免於破產嗎？“顛地將高易給他紙片放進口袋。

”希望如此。“

”僅僅是希望？“

”大班，您可能隻有6個禮拜的時間。“

顛地平時看人的時候，總是面帶笑容和酒窩，使人們很難判定他的目光有幾分認真。但是，這個時候顛地看高易的目光，毫無疑問，是在搜索，是要對高易的內心，明察秋毫。這個律師，對寶順洋行的存在或破產，沒有絲毫利害關係，他的判斷應該是客觀的，他的評估雖然嚴厲，但始終具有前瞻性，隻是有點過於悲觀。座落在黃浦灘路14號的那棟漂亮的建築物上的顛地洋行行旗真的要降下來了嗎？和儀和，沙遜，旗昌等一流洋行平起平坐的寶順洋行真的要消失了嗎？

”大班，這6個禮拜的時間我是這麼計算的。如果大班您現在立刻回到麗如銀行，發出撤資解散財團的指令，這項指令最快要由下一班郵船在2個禮拜后帶到香港。根據合同，您的撤資指令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所以您必須再等待4個禮拜。而棉花期貨的價格在總共6個禮拜裡可能會經歷我們列舉的四種可能，其中第四種可能就是需要用東山再起的計劃來對付的局面。“

”我不下令撤資呢？“

”那麼6個禮拜以后，可能會出現的第4種局面，將每一天伴隨著您，直至美國內戰結束的那一天。“

高易的解釋，用”局面“代替”破產“的措辭，稍稍撫平顛地的情緒。高易的6個禮拜的計算沒有錯，但那是最壞的可能。做生意就是賭博，賭博就不能光計算損失。對於高易建議的東山再起的計劃，必須以迫在眉睫的心態，立即進行。這樣，縱使發生最壞的局面，他，亨利顛地也不至於全軍復沒，從此在家族裡抬不起頭。可是，東山再起的行動裡牽涉到太多項目，需要幫手來完成，而在洋行內部找幫手，確實有泄密的可能。

“喬治，我想聘請你為寶順洋行在上海的首席法律顧問，全權負責轉移財產有關的一切法律事項。”

”謝謝大班美意。不過，半年以內，我可能幫不上什麼忙。“

”這又是為什麼？“

”是這樣的，我和艾瑪嘉典小姐計劃下個月經香港回英國結婚。“

DRAFT